



郑和下西洋与相关地名

谭汝为

郑和下西洋首航始于明永乐三年(1405),末次航行结束于明宣德八年(1433),由于使团正使由三宝太监郑和担任,且船队航行至亚洲东南部的婆罗洲以西洋面,明代谓之“西洋”,故名。

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远航,其中的宝船属于大型船只,长150多米,宽60多米,船体深12米,载重量1000吨左右,共有4层,当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舰船。其带着瓷器、丝绸、茶叶等特产,从我国出发,经南海,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,过印度半岛再西行,入波斯湾,然后经红海远达非洲东岸。在中东,船队访问过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;在非洲,船队最远航行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港。先后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——占城(越南南部),真腊(柬埔寨),暹罗(泰国),满刺加、彭亨(马来西亚),苏门答腊、爪哇、阿鲁、南勃里(印尼),锡兰山(斯里兰卡),溜山(马尔代夫),榜葛刺(孟加拉),南巫里(印度),忽鲁谟斯(伊朗),阿丹(也门的亚丁),比刺(属索马里),竹步(属索马里),木骨都索(摩加迪沙,属索马里),麻林(属怯尼亚)和天方(麦加,属沙特阿拉伯)等。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航行前,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列海上探险活动。

郑和远洋航行绘制的《郑和航海图》,涉及530多个地名,图中对一些重要的城市、岛屿、滩、礁、山脉等作了详细记载。伴随郑和下西洋的官员马欢著有《瀛涯胜览》,费信著有《星槎胜览》,巩珍著有《西洋番国志》。这三部书各自记录了海外各国的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,成为世界地理学、地名学重要的资料。

至今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众中,还保留着对郑和下西洋的美好记忆。例如在印尼有三宝壟,泰国有三宝港,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,这些地名都是对郑和出使该地的纪念。

我国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、南沙群岛中的郑和群岛,也是对永乐年间郑和航海事业的永恒纪念。郑和,这位航海史上的先驱,以智慧为舵,扬起和平风帆,缔造了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,书写了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千古佳话。



金黄的微笑。在黛玉那首如此清雅的《咏菊》诗中,亦有“一从陶令平章后,千古高风说到今”之句。“平”字通“评”字,“平章”即品评之意。陶令指的是大诗人陶渊明,他曾担任彭泽县令。

就是这位赋予了菊花“孤高傲世、隐逸脱俗”之象征意义的陶渊明,其实还有一则一点也不孤高的小故事。南北朝时期萧统所著的《陶渊明传》中,有这样的记载: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,没有带家眷同往,而是留儿子在家。他担心儿子独自生活困难,便派了一个仆人去帮忙打柴挑水,并特意叮嘱儿子:“此亦人子也,可善遇之。”——这个人也是别人家父母所疼爱的孩子,你要好好地对待他。这个暖心的叮嘱,是“女神”所不能读懂的一朵“金黄的微笑”:教养不是表演给平级或上级看的“精致妆容”,而是对待那些“于我们无用”之人时,脸上自然流露的尊重与善意。真正的“轻浮”不凡,不在于梅上雪的清冽,而是无差别的“善遇之”。

那位对着母亲辈的阿姨呼喝的女神,大概不会想到“此亦人母也,可善遇之”。而我们还可以跳出“子”或“母”的身份,将之延展为“此亦人也,可善遇之”。这应当也是陶渊明的本意。我们还可以将其延展到一切生命,如陶渊明的《读山海经·其一》中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”甚至是滋润草木的那一滴雨、那一缕风:“微雨从东来,好风与之俱。”

是好,后面“汗意全无”的反常现象,则显示“我”在压力面前身体出现的极端反应。短短十五个字,精准描摹出突然的变故对“我”的影响。十五个字,短且合理。事实上,写作其实就像孩子玩拼图一样,要在合适的地方,找到恰当的词句,并使之顺理成章。

短语、短句,因短留白,饶有余韵。小说中还有不少文字也是写得干脆利落,如:“原来暗门在此。里面的保险柜夺人眼球。护墙板巧妙伪装,保险柜韬光养晦。”“跟失主怄气,堪称幼稚。”特别是“护墙板巧妙伪装,保险柜韬光养晦”这一句,在成语本身的书卷气和萌态十足的拟人修辞的落差中,暗含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讥讽,透出幽默和诙谐。

惯用短语、短句的爽利文风,是文苑久耕者的自觉行为,并非一般初习写作者一蹴而就的。素人创作者可将之当成习练目标——当然,这是要下“笨功夫”的。

子建笔下的东北雪原,从不只是故事背景,更是一种精神的净土。

●张欣著《冷萃集》

如果你厌倦了被情绪绑架、在迷茫中打转,本书就是为你准备的“突围指南”。在这本最新的散文作品集中,张欣化身都市心理治疗师,以犀利文笔切入近百种现实处境与真实案例,解剖当下心理疑难症候。

●张莉主编《山野如幻:2025年中国女性散文选》

本书以“此刻”“记忆深处”“远游”为

●如是我读

梅上雪与杯中菊

周春梅

“母蝗虫”的黛玉,在妙玉这里,竟然成了“大俗人”!然后妙玉告诉黛玉,这是她五年前的冬天收的梅花上的雪,存在一个鬼脸青的花瓮里,埋在地下,方有如此“轻浮”。此处之“轻浮”,是形容茶味不凡,如宋代吴淑《茶赋》中所说“轻飘浮云之美”。连一向孤标傲世的黛玉,也知道妙玉生性怪僻,竟然没有发作,更没有还击,“不好多话,亦不好多坐,吃完茶,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”。像我这样的俗人,不但不能领悟雅人之“轻浮”,更要对其敬而远之,退避三舍了。

回来说这位“女神”。她家里的阿姨,要比她年长二十岁左右,是她母亲辈的女性。她不用敬语“您”,这也就罢了——我们对亲近的长辈,也许用“你”反而更加自然。但对长辈如此叫嚷,真是让我的朋友“刮目相看”“瞠目结舌”!也许“女神”已经自动将替她完成俗世家事的阿姨,隔离在需要她高颜值、高智商、高情商地面对的“人”的世界之外了。

我猜想“女神”那天泡的或许是一朵金丝皇菊。想象着金黄的菊花在澄澈的水中粲然绽放,的确有几分“悠然见南山”的韵味,仿佛我们正徜徉在秋山中,突然在一潭明净的秋水旁,遇见了一朵

短句铿锵

——以半马小说《窗外雨不停》为例

闻云飞

业完备,闹中取静。老民警说,瞧瞧浅黄色外墙,盖楼时什么样,现在还是什么样。十年了,一点没掉色儿。要是别的楼,早起皮儿了。”这段语言平白、简短,且错落有致,有内在韵律,读起来像话剧台词一样,朗朗上口。外墙掉没掉色,起没起皮儿——更透露出作家善于观察的功力。

四字成语、短语的运用,还可以让人读来畅快通透。小说中的这两句话体现得尤为真切。“画风突变,天旋地转。我立马汗意全无。”师父跟“我”这个新警察勘查现场时,单位来电话称要调她去专案组,让“我”独当一面。如何表现新手失去导师的恐慌和无助?“画风突变”承接上文,“天旋地转”写“我”的感受,即不知如何

微书评

商皓

●迟子建著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

本书是作者亲自选编的雪故事集,选篇以“雪”为线索和主题,聚焦北国雪境和凡人微光,展现了作者在不同阶段对生命本质的思索。十个雪落北国的故事,十种金子般纯净的人生。当世界被大雪简化,人心的光便清晰可见。迟

难得放松一下,看一档有趣的综艺节目,里面有位颇受女士欢迎的英国绅士。他跟一位女嘉宾在咖啡店约会,服务员送上咖啡,他很礼貌地说谢谢,由此说起他交友时很看重一个细节:对方如何对待服务员。有些朋友跟他对话时,温和有礼,时而文采斐然,时而哲思飞扬;但对服务员说话时,则马上换了一副面目,冷淡生硬,甚至百般挑剔,颐指气使。他觉得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人——不分阶层、性别、种族,这是一个文明人最为基本的教养。

有位朋友也曾告诉我类似的细节。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。那位朋友美丽优雅,多才多艺,平时说话轻言细语,为人温柔体贴,总之从各方面看,似乎都完美无缺,是大家眼中的“女神”。但当家里的阿姨替她们送上茶水时,她却秒变成一位发号施令的女主人:“跟你说过多少遍了,你就是记不住!这套白瓷茶杯,杯盖一定要擦干净,不要留水渍!难看死了!”

我的这位朋友跟我一样,不懂茶艺,不知道她们那天喝的茶该用什么水、如何冲泡、搭配什么样的茶具,才能完美诠释名媛们所看重的茶道那份高雅脱俗——是要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那样?刘姥姥那样的贫婆子,自不在妙玉眼里,当黛玉问她,泡茶的水是不是旧年的雨水时,她竟然冷笑道:“你这么个人,竟是大俗人,连水也尝不出来。”一向视别人为“大俗人”,讥讽刘姥姥为

素人写作是近年来一种新大众文艺形式。初习写作者,大致会遇到两种情况:一种是茶壶煮饺子——肚里有货,倒不出来;另一种是想到哪儿扯到哪儿,缺少章法和逻辑。半马的刑侦小说《窗外雨不停》(刊发于《时代文学》2025年3期),在小说语言运用方面,令人印象深刻,可视为初学者创作读的成功范例。

这篇小说语言的突出特点即多用短语、短句,由此形成铿锵有力的畅达语势。短句所构成的平滑语势,具有冲击力,易让人产生阅读快感。这与作者的警员身份和刑侦小说的类型暗合,也符合读者的阅读预期。警察破案,快刀斩乱麻,利利落落,读这类小说,读者肯定希望尽早看到案情揭晓的那一刻。所以,小说中如匕首、短刀般挥舞的一个个短句,不禁让人想起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”的侠客形象,这本身就是作者对于读者期待和警察破案时心理变化的有效呼应。除暴安良、扫黑除恶,正义的力量本就应秒毙恶煞,所向披靡。

关于这篇小说的语言特点,笔者曾与作者半马有过交流,他说:“我追求的是平稳、平静、平缓、平滑,以及读音低沉、娓娓道来的叙述性语言。好的语言就像好的声音,不论内容如何,一听就觉得好。”笔者认为,作者这种追求正是借助短语、短句组合来达成的。短句、短语的运用,如同跳高或跳远时的助跑,用小步把动能转化成势能,让最后的腾跃更高、更远。如小说中写道:“这片小区,在我们管的片区绝对高档。质量优良,物

辑,收录12位中国不同代际优秀女作家的散文佳作。她们年纪不同身份各异,但都将自身的生命体验深度融入创作,年度作品题材与风格多样,既有对现实的深切关怀,也有对内心的深邃探索。

●陶立夏著《闪闪发光的日子》

旅行、阅读、摄影、写作,陶立夏显然不仅要把寻常的日子过成诗,还要从中截取一些闪闪发光的瞬间。这些瞬间从信息爆炸的时代、从人流密集的街头不经意地冒了出来,以安静的画面、缓慢的语调提醒我们去关注日常的美。